

读者  
丛书  
DUZHE CONGSHU

读者丛书编辑组/编

# 树大山河远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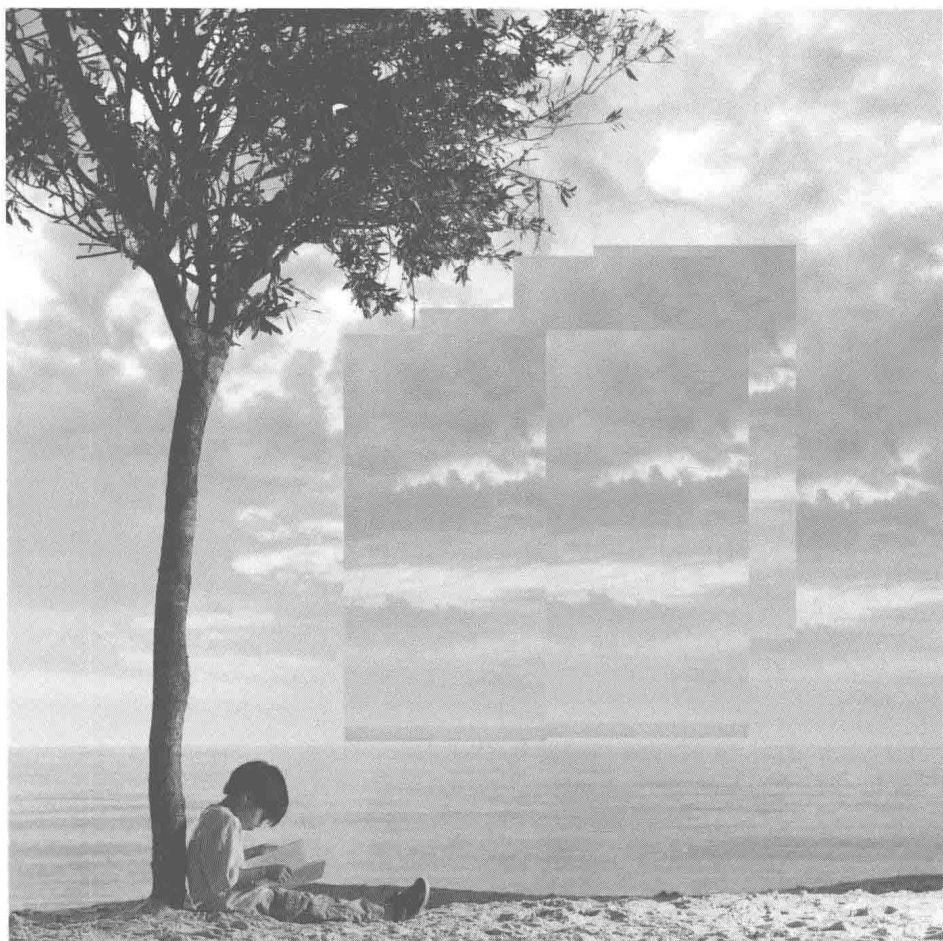
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甘肃人民出版社

读者  
丛书  
DUZHE CONGSHU  
中国文化读本

# 树大山河远

读者丛书编辑组 / 编



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 
甘肃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树大山河远 / 读者丛书编辑组编. -- 兰州: 甘肃人民出版社, 2020.4

(读者丛书. 中国文化读本)

ISBN 978-7-226-05543-4

I. ①树… II. ①读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20)第047981号

总策划: 马永强 李树军

项目统筹: 李树军 党晨飞

策划编辑: 党晨飞

责任编辑: 张 菁

封面设计: 久品轩

## 树大山河远

读者丛书编辑组 编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 
(730030 兰州市读者大道 568 号)

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10毫米×1000毫米 1/16 印张 15.5 插页 2 字数 229 千  
2020年4月第1版 2020年4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: 1~10 000

ISBN 978-7-226-05543-4

定价: 32.80元

# 目 录

## CONTENTS

- 001 美是回来做自己 / 蒋 勋
- 004 孔子老师 / 吴甘霖
- 011 登泰山记 / 于 坚
- 017 脚印 / 王鼎钧
- 021 水墨 / 车前子
- 023 都江堰 / 余秋雨
- 029 长城记 / 祝 勇
- 033 回望盛世 / 冯骥才
- 037 从洛阳花到醉翁亭，他为中国文人  
构建了两个精神故乡 / 潘向黎
- 043 生命里最纯粹的东西在闪光 / 北溟鱼
- 049 “药神”与“神棍” / 关山远
- 053 茶圣陆羽 / 拾 遗
- 060 留取丹心 / 关山远
- 066 记录的力量 / 涂子沛
- 069 四合院：中国的盒子 / 洪 烛
- 072 我国古代的“成人”观 / 郝 耘
- 074 诚信与利益 / 梁小民
- 076 车·马·三生石 / 潘向黎

- 079 “致良知”的境界/ 青山闲人
- 083 从一本《史记》开始/ 德川咪咪
- 087 我们有惊人的美学传统/ 蒋 勋
- 090 永和九年的那场醉/ 祝 勇
- 094 《千里江山图》究竟妙在哪里/ 廖尧震
- 099 如果历史学家集体闭嘴/ 穆 涛
- 102 树大山河远/ 刘醒龙
- 107 敦煌艳阳下 / 朱丽丽
- 111 一个王朝的复现 / 王新春
- 118 天下透明 / 马伯庸
- 122 唐诗与中国文化精神（节选）/ 胡晓明
- 126 我们的祠堂 / 周 伟
- 130 文字和我们的生活 / 李少威
- 134 丝路印迹 / 刘 宁 韦元山
- 139 推己及人 / 钱 逊
- 142 庄子：逍遥的贤者 / 李清泉
- 145 慢 / 李 娟
- 149 那些月下行吟的诗人 / 程应峰
- 152 儒家的仁、智、勇 / 陈 琦
- 155 看不见的含量 / 韩 垒
- 157 春天，一定要让风筝放你 / 王开岭
- 161 留将一面与梅花 / 李丹崖
- 163 崇尚简单 / 国 风
- 167 一生知己是梅花 / 齐 夫

中国人有很多美的实践，但无可否认，最早让美成为一门学问的是西方人。“美学”这个词是后来日本人翻译的，翻译产生了很大的问题，仿佛美学就是研究美和丑的学问。然而事实上，美学的拉丁文原意是“感觉学”。

也许我们可以闭起眼睛，感觉一下自己的口腔里有多少味觉的记忆，自己的鼻腔里有多少嗅觉的记忆。

我曾把学生带到菜市场，台湾的菜市场收摊之后，会打扫得很干净。我拿布蒙住学生的眼睛，让他们猜白天那些摊都是卖什么的。结果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卖鱼、卖葱、卖姜、卖牛羊肉的摊子。

那么，气味到底是什么？它是肉体生命已经不存在了，还在空气里流动着的东西。

母亲过世以后，我常常闻到她的味道，我一直觉得是我的幻觉，因为我跟她太亲。做了菜市场的实验，我才发现，鼻腔的记忆体是这么灵敏，最爱

你的人已经离你而去，她的味道却挥之不去。

几年前，发现鼻腔里记忆腺体的科学家已经得了诺贝尔奖，他发现人能分辨一万多种气味。你能闻出这么多的气味吗？你是否记得春天从北方吹过来的风沙的味道？去香山的时候，你是否闻到过松树的清香和苔藓的潮湿？收割后的田野、大汗淋漓的爱人，是否在你的鼻腔里留下记忆？

年轻的时候，我在巴黎读书，读到第四年突然很想家。在香榭丽舍华丽的街道上，蓦然感到秋天的荒凉。忽然，我的鼻腔捕捉到一种味道，让我一下子热泪盈眶。那是台湾夏天七八月间，太阳晒了一整天，晒到土都发烫，忽然来了一阵暴雨，土壤泛起的味道。我才发现乡愁是气味。你想家的时候，想的可能是某种奇怪的小吃，它一下子把你底层所有的东西都唤起。

你的眼睛能看到多少种颜色？科学家说，我们的视网膜能分辨两千多种颜色。大家会觉得很奇怪，有那么多吗？红、蓝、紫……你数几个就数不下去。

汝窑是世界第一瓷器品牌，又名“雨过天晴”，最早是五代后周世宗创造的。有人问世宗：你喝茶的茶杯是要蓝色的还是绿色的？他看着天说：给我烧一个雨过天晴的颜色。工匠很犯难，因为他要等下雨，等雨停，要看天空很久，观察到天光在蓝跟绿之间变幻，其间又透露出太阳将要出来的淡淡的粉红色。聪明的宋徽宗把它沿用下来了。

康德说过“美的判断力”，把这样的色彩固定在瓷器上，需要多么高超的“美的判断力”！

我们在做美的判断的时候，视觉通道打开了，听觉通道也打开了。

听觉并不只是听贝多芬、巴赫。今天是寒露，入夜以后，如果你仔细听，应该可以听到树叶沙沙的声音，伴随秋天最早到来的是声音。

我们的古人写过多少关于“秋声”的诗，古人有多么好的敏感度！如果我们只知道让孩子背唐诗宋词，而忘了让他聆听秋天的声音，那没有太大意义。

秋声一来，过不了几天，满山的银杏都会变黄，洒落一地。

今天我们讲竞争力，叶子都掉了还有什么竞争力？因为接下来的季节是一个艰难的季节，在纬度这么高的地方，入秋入冬后树木所需的养分是不够的，只能把部分肌体牺牲掉，保存最好的水分和养分，来年春天重新发芽。如果你只看到了秋天凋零的悲哀，那你恐怕不懂什么叫“看不见的竞争力”。庄子说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，大自然每一天都在做美的功课，可是它不讲话。

我最敬佩的老师佛陀，没有写过一本书，我们今天看到的很多佛经，不过是他学生的笔记，所以开头总是说“如是我闻”。有一天佛陀不想讲课了，就拿一朵花给大家看。他的意思是：他一生讲的经就在那朵花里，你懂得了那朵花，就懂得了生命本身。

回到生命的原点，才能看到美。美最大的敌人是“忙”，忙其实是心灵死亡，对周遭没有感觉的意思。我们说“忙里偷闲”，“闲”按照繁体字的写法，就是在家门口忽然看到月亮。周遭所有最微小的，看起来最微不足道的事情，可能是我们最大的拯救。我不觉得，今天在这个城市里，我们讲任何大道理对人生有什么拯救，我们能做的是许许多多微不足道的小事，像女娲补天一样，把我们的荒凉感弥补起来。

（摘自《读者》2012年第2期）



### 教化比拳头更有力

老师望着一对相扶着一同离去的父子微笑，我站在一边，几乎目瞪口呆。

谁能想得到呢？几天前，这两个人还互相仇恨，争执到了打官司的程度，而现在，竟然是互相体贴关怀、和好如初了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前几天，一对父子打起官司来，竟然告到司寇府来了。

鲁国重视孝道，不少官员知道这一消息，纷纷说：“哪有儿子告父亲的？先杀了那个不肖之子再说！”

这是占了绝对上风的意见。我们都以为，一贯提倡孝道的老师肯定会接受这种意见。但老师却说：“不能杀。”

宰相府的一位官员很不理解：“提倡孝道是治理百姓的根本。通过杀一个不孝的人对大家起到警戒作用，不是很好吗？”

老师答：“父子打官司是不对的，尤其是儿子不能告父亲，这样的道理哪个老百姓不知道呢？现在发生了这样的事，归根结底是我们这些居上位的人没有尽到教导的责任。”

这位官员很不以为然。

老师微微一笑，说：“让我亲自处理这个案子吧。”

案件审理过程中，父子二人各执一词。

老者说：“这个逆子，好逸恶劳，什么事都不干。我忙里忙外，他却只知道坐享其成。我劝他下地干活，他非但不听，还动手打我。求大人给我做主！”

少者则说：“并不是我先打他的，是他蛮不讲理，开口就骂，还经常打我……”说着，他脱下上衣，露出紫一块、青一块的伤痕。

老师没有表态，而是细细询问了他们家里的情况。

原来，老者的妻子健在时，父子感情还不错，但她去世后，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家里缺少温暖，加上年成不好，日子越过越穷，父子的心情都不好，关系越来越恶化。听到这里，老师非常同情，不厌其烦地给他们讲父子孝、家和百事兴的道理。

他们看上去像是有所触动，但都不肯服输。

老师板起面孔，厉声说道：“父不像父，子不像子，岂有此理！来人哪！把这不懂礼制的父子都关进监牢！把老的押进新牢，小的关进旧牢，饿他们三天，看他们还敢不敢说自己冤枉！”

两个人都吃了一惊，随即大喊冤枉。

老师一甩袖子，退堂了。

一连过了三天，到第四天早上，狱吏匆匆忙忙跑来向老师禀报：“父子俩都说要认罪，正在牢里痛不欲生地哭呢！”

老师当即升堂。

父子俩一见面，顾不得是在大堂上，抱头痛哭。

周围的人都莫名其妙，只有老师在频频点头。

原来，老师在对他们进行关押时，特意把他们分开。老者被关在新牢，少者被关进旧牢。

为什么进行这样的安排呢？其实老师大有深意——

老者被关进新牢后，不住地唉声叹气。突然，房梁上传来一阵叽叽喳喳的叫声——那里住着一窝燕子。只见老燕子一直忙碌着，不时进进出出，衔来小虫给小燕子喂食。

老者呆呆地看着，不知不觉间，泪水打湿了衣襟……

少者被关进一间旧牢，里面又暗又潮。他趴在窗口往外看，只见空荡荡的庭院里只有一棵大槐树，树上有个乌鸦窝，小乌鸦正在给老乌鸦喂食。原来老乌鸦的眼睛瞎了，只能靠小乌鸦来喂养。

一连三天，少者都能看见小乌鸦尽心尽力地叼东西给老乌鸦吃。

老乌鸦心满意足的“呱呱”的叫声，一声声触动他的心，最终让他羞愧无比……

老师问少者：“你现在知罪吗？”

少者抹泪道：“知罪。”“罪在哪里？”“罪在忘恩负义，不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。”

“那你以后该怎么做？”

“痛改前非，重新做人。”老师点点头，又问老者，“你知罪吗？”

老者道：“知罪。”“罪在哪里？”“罪在对孩子缺少慈爱。”

老师听了，说：“既然如此，我现在就放你们回去。希望你们此后勤于耕种，好好过日子。”

两人连连点头，儿子搀着父亲一起走了。

这样的结局让我们既激动又兴奋，老师断案真是与众不同啊！

“作为大司寇，您完全可以，而且应该用法律手段来惩罚他们，可是您为什么没有这样做？”一个小师弟好奇地问道。

老师说：“大家一定要记住，‘不教而诛是为虐’。就是说，如果在对人实施教育、教化之前，就以法律的名义去惩罚他，甚至杀了他，这就是虐待，和残杀无罪的人性质是一样的。从政者要事先公布法律条文、道德规范，这样百姓才有依从的标准。更为关键的是，居上位者要以身作则，带头遵守。只有这样，老百姓才会心悦诚服、乐于顺从。这才是教化。”

老师进一步强调说：“只知道以权力、法律来惩治人，这叫作‘霸道’，而能够以教化的方式，让老百姓自觉改善和提高，这就叫作‘王道’。霸道崇尚的是‘拳头说话’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：教化比拳头更有力量！”

### 学其形，更要得其魂

我和老师在他的房间谈话，谈兴正浓时，老师突然皱起了眉头。

怎么，有什么不对吗？

我赶紧住了口，发现老师侧着耳朵听门外，眉头越皱越紧。

门边除了偶尔飘过去的风声，隐约有琴声传来。

这时，老师将头转过来，对我说：“你出去一下，看是不是子路在弹琴？”

我立即出去，回来告知老师：“的确是子路在弹琴。”

“他这样弹琴不对，你去把他叫过来。”

子路是前段时期刚从卫国回来的。他看到老师回到了鲁国，并在杏坛上课，就干脆辞去蒲市的职务，回到杏坛继续跟老师学习。

子路原来是比较粗豪的，但真没想到，这个粗豪的汉子，不仅向老师学习治国安邦之道和别的学问，而且最近还格外迷恋上了音乐，跟老师学弹琴很起劲。

我走到子路面前时，看见他整个人都沉迷在音乐中。

如果不是亲眼所见，我根本无法相信：老师竟然把这样一个粗豪的人，锻炼为一个如此有情趣的人。

可是，老师为什么对他弹琴很不满意呢？老师问他：“你刚才弹琴时，在想什么呢？”

子路一听，立即变得不好意思起来，坦言说自己这几天正在读兵书，满脑子都是刀光剑影，所以弹琴的时候，不由自主地有些杀气腾腾。

“子路啊，我知道你性格直爽，音乐可以适当偏豪放，但现在却过了头。先王创造音乐，目的是以乐调心，声音要温和适中；强调有德，体现的是治世安乐之音。只有小人的音乐，才会有悲凉之味和杀伐之气。偶尔一两次倒没什么，可长此以往，就不仅无益于调心养性，还会滋长心中不好的念头啊！”

老师的话，使子路很受触动，但也很尴尬。我突然对他很同情，就向老师为他求情，说：“老师，子路毕竟是子路，作为一个粗豪的汉子，能够这样去学习音乐，已经够难为他了。”

老师点了点头，但还是很严肃地说：“你讲得对，可是，千万不要小看音乐啊。我喜欢韶乐，听后乃至三月不知肉味。因为它是舜帝的遗音，温润像春天，所以才能滋养万物呀。所谓风雨动鱼龙、仁义动君子、财色动小人。如果我们在弹奏音乐的时候不小心，不仅无益，反倒对自己和别人有很大的伤害啊！”

老师十分重视音乐的作用，在回到鲁国后，他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：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。”

其含义是：修身养性起于诗，立身之道在于礼，性情所成在于音乐。

老师的话给子路很大的触动，他问老师弹琴有什么诀窍。

老师回答说，弹琴关键不在手上，而在心里。

这话立即引起子路的强烈兴趣，他突然提出：“老师，我听鲁国的乐师

向我介绍，老师年轻时，曾向著名乐师师襄学习，收获极大。你能将当时学习的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吗？”

老师微微一笑：“当然可以，那真是一段十分难忘的经历啊！”

当时师襄教给老师一首曲子，非常好听，但没有告诉老师曲子的名称。学了十来天，老师已经非常熟练了，但还是反复弹奏。这让师襄很不解，因为来学琴的人，往往是一首曲子还没弹熟，就急着换新曲，而老师却与众不同。老师解释说，虽然这首曲子自己已经弹熟了，但还没有真正掌握弹奏的技巧。过一段时间，看到老师已经掌握了弹奏的技巧，师襄又建议他学新曲。

但老师还是不肯，说自己还没有领会这首曲子的志趣神韵。

又过了一段时间，师襄认为老师已经领会曲子的志趣神韵了，可以换新曲了。

但老师却说自己还希望从这首曲子中体察作者的为人。

终于有一天，老师在弹到最入神的时候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的形象，那人两目炯炯，仁慈中具有威严，俨然是王者的相貌。老师凭直觉感到：这就是自己最尊崇的周文王！

于是，他把自己的感觉告诉了师襄。

师襄听完，立即站起来赞叹道：“你说得很对，这首曲子就是《文王操》！”

哇！老师简直太厉害了。“那么，老师对此最深的体会是什么呢？”有同学问。

老师却不愿意回答，要我们自己做分析。

我说：“学习不是浅尝辄止，应该精益求精。”

子游说：“不能只满足于表面的、形式上的学习，更要掌握精髓。”

老师笑着不断点头。

而这一个故事，对子路触动最大，我发现他竟然是满头大汗，说：“他

们讲的都很对。我体会最深的，是音乐之道直接反映了心灵修炼的功夫。单练手上的动作是不行的，还必须从内心深处下功夫。”

(摘自《读者》2009年第14期)

虽然这个时代最时髦的登山方向是朝着海拔去，人们穿着德国或美国设计、中国制造的登山鞋，朝珠穆朗玛去，朝阿尔卑斯去。但泰山依然是中国最伟大的圣山，至少在普通人心目中是如此。登泰山不难，不必有什么登山装备，甩着两只手，最多在山门那里花5元钱买根竹手杖。泰山的一个意思，就是任何人都可以登上去。“泰，安也”（《字汇》），“宇泰定者，发乎天光”（《庄子·庚桑楚》），“泰而不骄，威而不猛”（《论语·尧曰》），此山如果不泰，而是奇险危绝，那么大多数人是爬不上去的。比如华山，因为开通了缆车，现在旅游的人多了，过去能够登上去的，基本上是探险家。“泰”是一种普遍广大深厚永恒的定力，共享的范围广阔。所以登泰山是一种赶庙会式的活动，红男绿女、南腔北调、扶老携幼，浩浩荡荡、摩肩接踵，不是去探险，而是回家，回到某种永恒的怀抱中，安于泰。

孔子登泰山，想必与今日大多数人登泰山一样，悠悠晃晃，一路妙语论



道，述而不作，把老生常谈说得字字珠玑。在松荫下听一阵雾，走一段，又卧在肥石上听一阵溪唱，再走一段。边走边思，思路，必须安之若“泰”，如果每走一步都要惊魂半晌不定，“畏产生于敞开了的未来，惧形成于丧失了当前”（海德格尔），就没法思了。“存在之思是一种高级的漫游……幽僻小径，它拒绝成为一条拯救之道，也不会带来什么簇新的智慧。这条小径至多不过是一条田间小路”（海德格尔）。我曾经去德国海德堡，那里的山上有一条“哲学家小路”，据说费希特、谢林、黑格尔、费尔巴哈、海德格尔……都走过。我在一个黄昏去走了一段，今日回想起来，那山也是泰山似的安泰。只是冬天不能走，因为小路是用石块铺就，冬天一结冰，行走就非常危险了，所以路口赫然有一块牌子告诫，冬天有生命危险，不得进入。

哲学家们在冬天，只好像熊一样冬眠。

上泰山的路有很多条，只有孔夫子的老乡——本地居民知道。大多数游客都只能走用石阶修起来的、要收门票的这条。泰山本是舒缓陡峻、地势不同的，登山的“直线”一修，山势就成了一条直达山顶的陡坡，省略了原始山路的七弯八拐，时间也省多了。但许多路段很无趣，石阶一级接着一级，登山者喘气喘得像是在参加奥运会，年轻人还要比赛，用最短时间抵达山顶成了登山的唯一目的。我估计孔子当年登山，必是依山势，“之”字形攀登，“仁者乐山”如何乐得，乐的就是它是山，山有山的路，要在林泉松壑之间绕行，顺着地势，它高你高，它矮你矮，它平你平，它陡你陡；它雾出高岫，你拨雾而深；它泉过低谷，你涉水而湿；水一样地随物赋形，顺着山之路，而不是一条强行霸占的直线，泰山没有这种直线。登顶也不是唯一目的，对山势本身的体会才是登山之乐。现代人虽然不登珠峰，但心思与登山队员还是一样，只盼着登顶这条“拯救之道”，而忽略“途中”。更快的，直接坐车子到山腰，再乘缆车，几分钟就可直奔山顶，省略了登山。泰山之顶，如果不是盖了许多庙宇，原始的样子，最高处就是几块枯石，就像失去了头发的秃子。我们一行，也逃不脱“抢占制高点”这种时代哲学的影响，